

俄藏 7979 号西夏文草书佛经考释*

王 龙

内容摘要:俄藏 7979 号西夏文草书佛经,其内容是此前尚未发现过西夏文本的《佛说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和《大乘庄严经论》的摘译。这三部佛经都保存有帙号,说明西夏时期曾完整翻译了这三个本子,这三部佛经也曾被编入西夏文《大藏经》中。从俄藏 7979 号摘译的内容来看,佛经的摘译者选取的主要是一些偈颂、咒语以及对偈颂的解释。佛经中保留的“帙号”字“須(low^2 , 国)”来自勒尼语,而非党项语。结合西夏文《大藏经》编订的大致时间,可进一步考定该文献大概为仁宗或桓宗两朝从不同的文献中摘取编撰而成,其年代大概是 1139-1206 年。

关键词:西夏文 《佛说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大乘庄严经论》摘译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 инв. № 7979 号^①西夏文草书佛经,1909 年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原件为卷子装两纸,第 1 纸存字 44 行,第 2 纸存字 42 行,保存基本完整。该件为抄本,无墨框,行楷小字,有的点画不易辨识;书法不精,经抄写者本人校补后仍有讹脱。释读可知,该本摘译自三种佛经:现存第 1 行至第 2 行摘译自《佛说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第三卷,宋施护译;第 3 行至第 52 行摘译自《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上、下卷),唐菩提流志译;第 53 行至第 86 行摘译自《大乘庄严经论》卷十三第二十四品“敬佛品”,唐波罗颇蜜多罗译。因此前尚未发现这三种佛经的西夏文本,故本文首先对此摘抄本进行校录。

* 本文系宁夏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青年托举人才工程培养计划“西夏碑刻和夏译经典中的护国思想研究”(20200552)和宁夏大学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成果(NXY-LXK2017A02)阶段性成果。

①该卷此前未见著录。笔者所见照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蒋维崧和严克勤拍摄。

汉文本《大宝积经》是由唐代译经三藏菩提流志汇集新旧译整理出来的一部大乘佛教经典,是中国佛教经录中的大乘五大部之一。但在印度佛教中《宝积经》(Ratnakūṭa)或《大宝积经》(Mahāratnakūṭasūtra)这个名称则是专指《大宝积经》之《迦叶品》(Kāśyāpaparivarta),收录在汉译《大宝积经》卷一一二第43“普明菩萨会”中。

《迦叶品》的梵文写本,1903年,P. J. Miles 送给霍恩雷的2件哈达里克出土的断片(H 143. SB. 39、H 143. SB. 38),久野芳隆考证认为是同一写本的2件断片^①。其后,谢德琼(Jan Willem de Jong)将曼涅尔海姆收集品中的同类断片与霍恩雷收集的2件断片进行了缀合^②。

现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的于阗文“迦叶所问经”(Kāśyāpaparivarta),其文献版本、形制韩潇锐已有系统的整理^③。原件系7至8世纪间佚名抄于新疆和田,19世纪末由俄国驻喀什领事彼得洛夫斯基(Н. Ф. Петровский)在新疆获得,梵夹装,每面5行,编号SI P/2,存73叶,中间略残,后来沃罗比约夫—捷西亚托夫斯基又在该所的藏品中找出原书遗失的第3叶(SI P/85A)^④。2002年,沃罗比约娃—捷西亚托夫斯卡娅刊布了74叶原始文献照片^⑤。迄今所见,于阗文本与梵文本最为接近,甚至可以视为略带些婆罗米字母变体的梵文转写。钢和泰1926年出版的《大宝积经·迦叶品梵汉藏文六种合刊》一书以于阗文本为基础,配以藏文和汉文翻译,书中就直接视于阗文为梵文,并在转写拉丁本时参照施护汉译本对梵本

①久野芳隆:《西域出土佛教梵本とその圣典史论上の地位(上)——大宝积经と杂阿含经の原典》,《佛教研究》第2卷第3号,1938年,第1-40页。

②J. W. de Jong, *Sanskrit Fragments of the Kāśyāpaparivarta*, *Beiträge zur Indienforschung*, Ernst Waldschmidt zum 80. Geburtstag gewidmet, Berlin, 1977. pp. 247-255.

③韩潇锐:《西夏文〈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4页。

④В. С. Воробьев-Десиатовский, *Вновь найденные листы рукописей Кāśyāpaparivарты*, Рочник Ориенталистычны 21, 1957. стр. 491-500.

⑤M. I. Vorobyova-Desyatovskaya, *The Kāśyāpaparivarta*, *Romanized Text and Facsimiles in collabo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Advanced Buddhism, Soka University, Tokyo, 2002. 除去SI P/2抄本之外,书中还刊布了伦敦收藏的霍恩雷(Hoernle)写本残片两叶(Plate 76、Plate 77)和柏林收藏的吐鲁番写本残片一叶(Plate 78)。

藏文本《普明菩萨会》题“圣迦叶品大乘经”(‘phags-pa ‘od-srung-gi-le’u shes-bya-ba theg-pa chen-po’i mdo),在公元9世纪由大译师胜友(Jinamitra)、戒慧(Śilendrabodhi)、智军(Ye-shes sde)共译^②,见北京版《甘珠尔》的《宝积部三》^③。

ИНВ. № 7979 号的西夏文经题《𐽀𐽁𐽂𐽃𐽄𐽅》(迦叶所问经)和于阗文本经题完全相同。但该写卷前两行仅摘译汉文本《佛说大迦叶问大宝积正法经》的一首七句偈,据照片辨认字迹有些困难,但通过多语种文本相应部分的对读,可以做出如下校录:

1. 《戰宛叢詁》辨疑：(燧)^[1] 隨琰琰結精，敏禱敏玆媚，
2. 癸癸癸癸精，敏叢琰敏禱，敏玆敏玆，敏玆敏玆，玆是敏玆。

《迦叶所问经》^[2]曰：(泽) 譬如咸陆地，不可出莲华，于彼泥水中，出生甚氤馥，无性亦如是，过未本来无，终不生佛种。^[3]

[1] 西夏字“𐽳”为帙号,读若 *rewr*¹,可以译作“泽”。

① Baron A. von Staël-Holstein, *The Kāśāśyapaparivarta, a Mahāyānasūtra of the Ratnakūṭa class*, ed. In the original Sanskrit, in Tibetan and in Chinese, 商务印书馆, 1926 年。

②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西藏大藏经总目录》,东北帝国大学法文学部,1934年,第254页。

③《西藏大藏经·甘珠尔宝积部三》，影印北京版，东京西藏大藏经研究会，1957年，第188-303页。珠、殊，对音用字不同。

④王邦维主编：《季羨林先生与北京大学东方学》，阳光出版社，2013年，第293页。

10. 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
11. 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
12. 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
13. 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
14. 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
15. 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①。
16. 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
17. 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
18. 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
19. 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
20. 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
21. 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
22. 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

译文：

《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卷上曰：（艺）

心随心咒品第三

尔时，世尊为诸大众说陀罗尼心咒曰：唵 摩儞 跋社 黎吽^[2]

尔时，世尊复说随心咒曰：唵 摩儞 达哩吽 鑿咤^[3]

根本咒者：不假简择吉祥星宿日斋戒^[4]，但诵满一万遍已，然后佛前或舍利塔前，于白月十五日，洁净洗浴，著鲜净衣，随力供养。燃四盏灯，散诸香华。受持咒者食三白食，便诵此咒八百遍。即于当处宿，天欲晓时，如来乃现其身，执金刚手菩萨亦现于前，所有愿者^[5]，皆得圆满。若造五逆罪者，作如是法，第三遍方得感现，勿生疑惑。常于清旦诵八百遍，所求上愿，皆得成就。毒不能害，水不能漂，火不能烧，贼不能伤，病不能侵。无他恐怖，常无重病，亦无眼病、耳病、鼻病、舌病、口病、齿病、唇病，乃至一日病、二日病、三日病、四日病、无头痛。诸恶毒蛇虎狼禽兽，不能为害，无邪魅难。此陀罗尼威力如是，能除一切怖畏，能灭一切恶障，能生一切功德，能成就六波罗蜜。成就如来所行之行。读此陀罗尼者，皆能成就一切事业。

①此处西夏本衍“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纛”11字。

校注：

原文：

35. 肅肅雝雝多珩，嘒嘒肅肅雝雝玼玼。嘒嘒玼玼肅肅嘒嘒，嘒嘒玼玼

38. 𢇛𢇛𢇛。

作此印咒法已，即得一切如来之所护念。唱言：善哉，善哉！舒手摩顶犹如赤子，所有业障悉皆散灭，菩萨诸天恭敬拥护，药叉恶鬼不能侵欺。见此印已，悉生慈悲心，自然调伏。诵此咒时，诸见闻者皆生佛想。若男子女人得见，受持读诵此印咒法者，彼人已为亲见六十二那庾多、百千万俱胝诸佛如来，等无异也。决定无疑，所有余法如上所说，一切愿者皆得圆满。若念六趣众生，一遍作此印咒法，彼诸众生无足、二足、四足、多足，皆得解脱。来生决定成等正觉，一切诸天常来拥护。若欲令一切坛场法成就者，亦速成就之。^[1]

50. 惛愊輒，禿發弭霞，隄蟊訛斑。縈纒纒彥曩煥燄蔭禰禰，

52. 𪔐𪔑，𪔒𪔓𪔔𪔕𪔖𪔗𪔘𪔙𪔚𪔛𪔜𪔝𪔞𪔟𪔠𪔡𪔢𪔣𪔤𪔥𪔦𪔧𪔨𪔩𪔪𪔫𪔬𪔭𪔮𪔯𪔰𪔱𪔲𪔳𪔴𪔵𪔶𪔷𪔸𪔹𪔺𪔻𪔼𪔽𪔾𪔿𪕀𪕁𪕂𪕃𪕄𪕅𪕆𪕇𪕈𪕉𪕊𪕋𪕌𪕍𪕎𪕏𪕐𪕑𪕒𪕓𪕔𪕕𪕖𪕗𪕘𪕙𪕚𪕛𪕜𪕝𪕞𪕟𪕠𪕡𪕢𪕣𪕤𪕥𪕦𪕧𪕨𪕩𪕪𪕫𪕬𪕭𪕮𪕯𪕰𪕱𪕲𪕳𪕴𪕵𪕶𪕷𪕸𪕹𪕺𪕻𪕼𪕽𪕾𪕿𪖀𪖁𪖂𪖃𪖄𪖅𪖆𪖇𪖈𪖉𪖊𪖋𪖌𪖍𪖎𪖏𪖐𪖑𪖒𪖓𪖔𪖕𪖖𪖗𪖘𪖙𪖚𪖛𪖜𪖝𪖞𪖟𪖠𪖡𪖢𪖣𪖤𪖥𪖦𪖧𪖨𪖩𪖪𪖫𪖬𪖭𪖮𪖯𪖰𪖱𪖲𪖳𪖴𪖵𪖶𪖷𪖸𪖹𪖺𪖻𪖼𪖽𪖾𪖿𪗀𪗁𪗂𪗃𪗄𪗅𪗆𪗇𪗈𪗉𪗊𪗋𪗌𪗍𪗎𪗏𪗐𪗑𪗒𪗓𪗔𪗕𪗖𪗗𪗘𪗙𪗚𪗛𪗜𪗝𪗞𪗟𪗠𪗡𪗢𪗣𪗤𪗥𪗦𪗧𪗨𪗩𪗪𪗫𪗬𪗭𪗮𪗯𪗰𪗱𪗲𪗳𪗴𪗵𪗶𪗷𪗸𪗹𪗺𪗻𪗼𪗽𪗾𪗿𪘀𪘁𪘂𪘃𪘄𪘅𪘆𪘇𪘈𪘉𪘊𪘋𪘌𪘍𪘎𪘏𪘐𪘑𪘒𪘓𪘔𪘕𪘖𪘗𪘘𪘙𪘚𪘛𪘜𪘝𪘞𪘟𪘠𪘡𪘢𪘣𪘤𪘥𪘦𪘧𪘨𪘩𪘪𪘫𪘬𪘭𪘮𪘯𪘰𪘱𪘲𪘳𪘴𪘵𪘶𪘷𪘸𪘹𪘺𪘻𪘼𪘽𪘾𪘿𪙀𪙁𪙂𪙃𪙄𪙅𪙆𪙇𪙈𪙉𪙊𪙋𪙌𪙍𪙎𪙏𪙐𪙑𪙒𪙓𪙔𪙕𪙖𪙗𪙘𪙙𪙚𪙛𪙜𪙝𪙞𪙟𪙠𪙡𪙢𪙣𪙤𪙥𪙦𪙧𪙨𪙩𪙪𪙫𪙬𪙭𪙮𪙯𪙰𪙱𪙲𪙳𪙴𪙵𪙶𪙷𪙸𪙹𪙺𪙻𪙼𪙽𪙾𪙿𪚀𪚁𪚂𪚃𪚄𪚅𪚆𪚇𪚈𪚉𪚊𪚋𪚌𪚍𪚎𪚏𪚐𪚑𪚒𪚓𪚔𪚕𪚖𪚗𪚘𪚙𪚚𪚛𪚜𪚝𪚞𪚟𪚠𪚡𪚢𪚣𪚤𪚥𪚦𪚧𪚨𪚩𪚪𪚫𪚬𪚭𪚮𪚯𪚰𪚱𪚲𪚳𪚴𪚵𪚶𪚷𪚸𪚹𪚺𪚻𪚼𪚽𪚾𪚿𪛀𪛁𪛂𪛃𪛄𪛅𪛆𪛇𪛈𪛉𪛊𪛋𪛌𪛍𪛎𪛏𪛐𪛑𪛒𪛓𪛔𪛕𪛖𪛗𪛘𪛙𪛚𪛛𪛜𪛝𪛞𪛟𪛠𪛡𪛢𪛣𪛤𪛥𪛦𪛧𪛨𪛩𪛪𪛫𪛬𪛭𪛮𪛯𪛰𪛱𪛲𪛳𪛴𪛵𪛶𪛷𪛸𪛹𪛺𪛻𪛼𪛽𪛾𪛿𪜀𪜁𪜂𪜃𪜄𪜅𪜆𪜇𪜈𪜉𪜊𪜋𪜌𪜍𪜎𪜏𪜐𪜑𪜒𪜓𪜔𪜕𪜖𪜗𪜘𪜙𪜚𪜛𪜜𪜝𪜞𪜟𪜠𪜡𪜢𪜣𪜤𪜥𪜦𪜧𪜨𪜩𪜪𪜫𪜬𪜭𪜮𪜯𪜰𪜱𪜲𪜳𪜴𪜵𪜶𪜷𪜸𪜹𪜺𪜻𪜼𪜽𪜾𪜿𪝀𪝁𪝂𪝃𪝄𪝅𪝆𪝇𪝈𪝉𪝊𪝋𪝌𪝍𪝎𪝏𪝐𪝑𪝒𪝓𪝔𪝕𪝖𪝗𪝘𪝙𪝚𪝛𪝜𪝝𪝞𪝟𪝠𪝡𪝢𪝣𪝤𪝥𪝦𪝧𪝨𪝩𪝪𪝫𪝬𪝭𪝮𪝯𪝰𪝱𪝲𪝳𪝴𪝵𪝶𪝷𪝸𪝹𪝺𪝻𪝼𪝽𪝾𪝿𪞀𪞁𪞂𪞃𪞄𪞅𪞆𪞇𪞈𪞉𪞊𪞋𪞌𪞍𪞎𪞏𪞐𪞑𪞒𪞓𪞔𪞕𪞖𪞗𪞘𪞙𪞚𪞛𪞜𪞝𪞞𪞟𪞠𪞡𪞢𪞣𪞤𪞥𪞦𪞧𪞨𪞩𪞪𪞫𪞬𪞭𪞮𪞯𪞰𪞱𪞲𪞳𪞴𪞵𪞶𪞷𪞸𪞹𪞺𪞻𪞼𪞽𪞾𪞿𪟀𪟁𪟂𪟃𪟄𪟅𪟆𪟇𪟈𪟉𪟊𪟋𪟌𪟍𪟎𪟏𪟐𪟑𪟒𪟓𪟔𪟕𪟖𪟗𪟘𪟙𪟚𪟛𪟜𪟝𪟞𪟟𪟠𪟡𪟢𪟣𪟤𪟥𪟦𪟧𪟨𪟩𪟪𪟫𪟬𪟭𪟮𪟯𪟰𪟱𪟲𪟳𪟴𪟵𪟶𪟷𪟸𪟹𪟺𪟻𪟼𪟽𪟾𪟿𪠀𪠁𪠂𪠃𪠄𪠅𪠆𪠇𪠈𪠉𪠊𪠋𪠌𪠍𪠎𪠏𪠐𪠑𪠒𪠓𪠔𪠕𪠖𪠗𪠘𪠙𪠚𪠛𪠜𪠝𪠞𪠟𪠠𪠡𪠢𪠣𪠤𪠥𪠦𪠧𪠨𪠩𪠪𪠫𪠬𪠭𪠮𪠯𪠰𪠱𪠲𪠳𪠴𪠵𪠶𪠷𪠸𪠹𪠺𪠻𪠼𪠽𪠾𪠿𪡀𪡁𪡂𪡃𪡄𪡅𪡆𪡇𪡈𪡉𪡊𪡋𪡌𪡍𪡎𪡏𪡐𪡑𪡒𪡓𪡔𪡕𪡖𪡗𪡘𪡙𪡚𪡛𪡜𪡝𪡞𪡟𪡠𪡡𪡢𪡣𪡤𪡥𪡦𪡧𪡨𪡩𪡪𪡫𪡬𪡭𪡮𪡯𪡰𪡱𪡲𪡳𪡴𪡵𪡶𪡷𪡸𪡹𪡺𪡻𪡼𪡽𪡾𪡿𪢀𪢁𪢂𪢃𪢄𪢅𪢆𪢇𪢈𪢉𪢊𪢋𪢌𪢍𪢎𪢏𪢐𪢑𪢒𪢓𪢔𪢕𪢖𪢗𪢘𪢙𪢚𪢛𪢜𪢝𪢞𪢟𪢠𪢡𪢢𪢣𪢤𪢥𪢦𪢧𪢨𪢩𪢪𪢫𪢬𪢭𪢮𪢯𪢰𪢱𪢲𪢳𪢴𪢵𪢶𪢷𪢸𪢹𪢺𪢻𪢼𪢽𪢾𪢿𪣀𪣁𪣂𪣃𪣄𪣅𪣆𪣇𪣈𪣉𪣊𪣋𪣌𪣍𪣎𪣏𪣐𪣑𪣒𪣓𪣔𪣕𪣖𪣗𪣘𪣙𪣚𪣛𪣜𪣝𪣞𪣟𪣠𪣡𪣢𪣣𪣤𪣥𪣦𪣧𪣨𪣩𪣪𪣫𪣬𪣭𪣮𪣯𪣰𪣱𪣲𪣳𪣴𪣵𪣶𪣷𪣸𪣹𪣺𪣻𪣼𪣽𪣾𪣿𪤀𪤁𪤂𪤃𪤄𪤅𪤆𪤇𪤈𪤉𪤊𪤋𪤌𪤍

次说一切如来成就大宝灌顶印咒法：

佛言：应先合掌，然后开左右头指。复以左右中指，各与无名指相拄。复屈二大拇指，压二小指甲上，结加趺坐顶戴手印。诵此咒曰：

唵 萨婆怛他伽多 毘布罗三婆鞞 吽吽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作此印咒法已^[1]，即得八十亿恒河沙微尘数诸佛如来。以佛神力而为灌顶，与其授记，成就一切曼荼罗印法，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功德，无量金刚菩萨及诸明仙，亦来灌顶。一切天龙、药叉、乾闥婆、阿苏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及四天王皆来灌顶。于明仙中为最上转轮王，于诸如来为灌顶最尊子，得入如来秘密会中。若欲隐其形质，一切怨家不善知识，及诸龙、药叉、诸鬼神等，皆不得见，如观虚空。其持咒人能往十方一切世界，于诸如来前，以大神变化作七宝供具，香花、衣服、雨宝冠盖，如天垂云而以供养，由咒力故，成就如是殊胜功德。^[2]

[1]作此印咒法已，即西夏文“𐽮𐽭𐽱𐽳𐽲”，据上文“作此印咒法已”（𐽮𐽭𐽱𐽳𐽲𐽴），此处西夏文“𐽲”后疑脱“𐽴”字。

[2]本段西夏文摘译自汉文本《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卷下“次说一切如来成就大宝灌顶印咒法”段。

三

《庄严经论》，梵文名为 *Mahāyānasūtrālaṃkāra*。此前已知存有梵文本、汉译本、藏译本等三个版本。

莱维(Sylvain Lévi)在尼泊尔首次发现《大乘庄严经论》的梵文写本,并于1907年校订刊行。他所依据的梵文写本当抄写于1677年或1678年,其第2品中有一叶缺失,一叶《辩法法性论》混而代,导致莱维刊本的第2品第4颂至第11颂及其注释缺失。其后至今,在尼泊尔又发现了8部《庄严释》和一部《庄严颂》梵文写本。遗憾的是,这些写本都没有包含莱维本所缺的偈颂部分。现已知的梵文本,叶少勇曾做过系统的梳理,尼泊尔手稿之外,还有两个版本的手稿存放在京都龙谷大学^①。

藏文本《庄严经论》(*mdo sde'i rgyan*)片断共 34 叶,不完整,残缺较多,

①叶少勇:《〈大乘经庄严论〉烈维本中所缺的三首偈颂》,《中西文化交流学报》2013年第1期,第218-224页。

《庄严经论》的汉文本,仅有中天竺沙门波罗颇蜜多罗^②所译的《大乘庄严经论》一个译本,目前收录此论的大藏经分别有:《赵城金藏》第39-40册、《高丽大藏经》第16册(经号K586)、《碛砂藏经》第16册(经号605)、《洪武南藏》第84册、《永乐北藏》第102册、《乾隆大藏经》第83-84册(经号1183)、《卍正藏经》第40册(经号1195)、《大正新修大正藏》第31册(经号1604)和《中华大藏经》第29册(经号636)。

原文：

55. 𦍋𦍋𦍋𦍋𦍋。𦍋𦍋𦍋𦍋𦍋, 𦍋𦍋𦍋𦍋𦍋,

27

- 译文：

合心及离心，不离利益心，怜愍诸众生，救世我顶礼。一切障解脱，一切世间胜，一切处遍满，心脱我顶礼。于智亦于断，于离亦于障，能说自他利，摧邪我顶礼。

此偈礼如来三处胜功德^[2]。一切障解脱者，显解脱胜，由一切惑障、一切智障得解脱故。一切世间胜者，显制入胜，由心自在，随其所缘，随意转故。一切处遍满者，显遍入胜，由一切境中智遍满故。由此三义，心于三处而得解脱，故说心解脱。

此偈礼如来无畏胜功德^[3]。于智者，是说一切智无畏；于断者，是说漏尽无畏；于离者，是说尽苦道无畏；于障者，是说障道无畏。此中智及断是说自利功德，离及障是说利他功德。若诸外道难言：瞿昙，非具一切智，非尽一切漏。说道不能尽苦，说障不能妨道。如来于此四难而能摧伏，故名无畏。

[1] 西夏字“𐽮”为帙号,读若 low²,可以译作“国”。

[illegible]

[3]此偈礼如来无畏胜功德,即西夏文“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𐽀𐽁𐽂𐽃𐽄𐽅𐽆𐽇𐽋𐽍𐽎𐽏𐽐𐽈𐽉𐽊𐽌𐽑𐽒𐽓𐽔𐽕𐽖𐽗𐽘𐽙𐽚𐽛𐽜𐽝𐽞𐽟𐽠𐽡𐽢𐽣𐽤𐽥𐽦𐽧𐽨𐽩𐽪𐽫𐽬𐽭𐽮𐽯𐽰𐽱𐽲𐽳𐽴𐽵𐽶𐽷𐽸𐽹𐽺𐽻𐽼𐽽𐽾𐽿𐻀𐻁𐻂𐻃𐻄𐻅𐻆𐻇𐻈𐻉𐻊𐻋𐻌𐻍𐻎𐻏𐻐𐻑𐻒𐻓𐻔𐻕𐻖𐻗𐻘𐻙𐻚𐻛𐻜𐻝𐻞𐻟𐻠𐻡𐻢𐻣𐻤𐻥𐻦𐻧𐻨𐻩𐻪𐻫𐻬𐻭𐻮𐻯𐻰𐻱𐻲𐻳𐻴𐻵𐻶𐻷𐻸𐻹𐻺𐻻𐻼𐻽𐻾𐻿𐺼”,西夏文字面意思为“后偈礼如来无畏胜功德”。

70. 蛇虺虺虺，虺虺駭懼，^①

- [illegible]

行住一切处，无非一切智，由断一切习，实义我顶礼。昼夜六时观，一切众生界，大悲具足故，利意我顶礼。由行及由得，由智及由业，于一切二乘，最上我顶礼。

此偈礼如来断习胜功德^[1]。如来于一切处一切时，行住等事，无非一切智威仪，由具断一切烦恼习故。若无一切智者，烦恼虽尽而习不尽。于行住时，或逢奔车逸马，即被损害，由非一切智威仪故。如来无此事，由实有一切智故。

此偈礼如来大悲胜功德^[2]。如来以大悲故，昼夜六时观察众生谁退谁进。未起善根者令其得起，已起善根者令其增进。虽日六时，而实一切时恒转法轮。由大悲具足故，此即大悲业。于一切众生，常起利益意，此是大悲自性。

29

校注：

[illegible]

[4] 此下西夏文本缺“如来不共法”二至十七的内容。

四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令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削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①

①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24页。

或芟剖正文。既使圣言离本,复令学者逐末。”^①在中古佛经目录中还有一种“别生经”,它是在摘抄佛经的基础上加入序分和流通分,并以“佛说某某经”为题的一种特殊的佛经文献。别生经兴起于南北朝,在隋代和唐初发展兴盛,唐代中期以后逐渐消亡。由于其是从佛经中摘抄出来的,不易得到入藏机会,后世流传较少。

西夏时期单部佛经的摘抄本也已出现,如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 ИHB. № 3966 号西夏写本此前被著录作“长阿含经”。汤君指出其中有一部分内容实际上是《增壹阿含经》的摘译,西夏人省略了佛典原文的“序分”“流通分”以及文中“云何为五”“云何为四”这些反复的呼告、设问和前后语句呼应之类的句子,基本消除了佛与弟子对答时常带的浓重口语色彩,并且把每节后面的主题呼应或者简化,或者完全略去^②。

从摘译的佛经内容来看,ИHB. № 7979 号佛经的摘录者选取的主要是一些偈颂、咒语以及对偈颂的解释等。可惜 ИHB. № 7979 号材料内容有限,不足以据之判断摘抄者的总体选取原则,也无法判断这部书究竟是直接从西夏文佛经摘录出来的,还是据前代某个汉文摘录本转译的,只能略微窥见删削经文原本的手法。如第 53 行至第 86 行摘译唐波罗颇蜜多罗译本《大乘庄严经论》卷十三第二十四品“敬佛品”。西夏文本节译整合了其中的部分偈语,并进行了相关的解释。其与汉文本的关系,如表 1 所示:

表 1

西夏本	汉文本
合心及离心,不离利益心, 怜愍诸众生,救世我顶礼。 一切障解脱,一切世间胜, 一切处遍满,心脱我顶礼。 于智亦于断,于离亦于障, 能说自他利,摧邪我顶礼。 释曰:此偈礼如来无量胜功德。合心者,是慈心,由与乐故。离心者,是悲心,由拔苦故。不离心者,是喜心,由恒悦故。利益心者,是舍心,由无染故。 此偈礼如来三处胜功德。一切障解脱者,显解脱胜,由一切惑障、一切智障碍解脱故。一切世间胜者,显制入胜,由心自在,随其所缘,随意转故。一切处遍满者,显遍入胜,由一切境中智遍满故。	合心及离心,不离利益心, 怜愍诸众生,救世我顶礼。 释曰:此偈礼如来无量胜功德。合心者,是慈心,由与乐故。离心者,是悲心,由拔苦故。不离心者,是喜心,由恒悦故。利益心者,是舍心,由无染故。偈曰: 一切障解脱,一切世间胜, 一切处遍满,心脱我顶礼。 释曰:此偈礼如来三处胜功德。一切障解脱者,显解脱胜,由一切惑障、一切智障碍解脱故。一切世间胜者,显制入胜,由心自在,随其所缘,随意转故。一切处遍满者,显遍入胜,由一切境中智遍满故。

①释僧佑著,苏晋仁、萧炼子点校:《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 年,第 217-218 页。佛教中节抄佛经的作风,可能也与玄学删繁就简的风气有关。

②汤君:《〈增壹阿含经〉的摘译本》,《宁夏社会科学》2016 年第 2 期,第 204-208 页。

西夏本	汉文本
自在,随其所缘,随意转故。一切处遍满者,显遍入胜,由一切境中智遍满故。由此三义,心于三处而得解脱,故说心解脱。 此偈礼如来无畏胜功德。于智者,是说一切智无畏;于断者,是说漏尽无畏;于离者,是说尽苦道无畏;于障者,是说障道无畏。此中智及断是说自利功德,离及障是说利他功德。若诸外道难言:瞿昙,非具一切智,非尽一切漏。说道不能尽苦,说障不能妨道。如来于此四难而能摧伏,故名无畏。	由此三义,心于三处而得解脱,故说心解脱。<u>偈曰</u>: …… 于智亦于断,于离亦于障, 能说自他利,摧邪我顶礼。 <u>释曰</u>:此偈礼如来无畏胜功德。于智者,是说一切智无畏;于断者,是说漏尽无畏;于离者,是说尽苦道无畏;于障者,是说障道无畏。此中智及断是说自利功德,离及障是说利他功德。若诸外道难言:瞿昙,非具一切智,非尽一切漏。说道不能尽苦,说障不能妨道。如来于此四难而能摧伏,故名无畏。<u>偈曰</u>:……

在文本层面,西夏文本把十二句偈语合在一起,然后以每四句为一段共分三段进行解释,并删除了汉文本中重复的“释曰”和“偈曰”;汉文本则是分开逐段解释四句偈。而最后一段中,西夏文本删除了第二至第十七不共法,只列出第一和第十八不共法。可能由于西夏人对佛经的接受态度和理解方式,就使当时的夏译佛经出现“节译”和“抄本”。

西夏人的这些“摘译”传统,也体现在世俗文献中。如《德行集》^①,卷首有节亲讹计序言一篇,知是书系夏桓宗纯佑即位之初命朝臣为其编著的一部教材。正文分“学习奉师”“修身”“事亲”“为帝难”“从谏”“知人”“用人”“立政”八章,各章摘译汉文古书拼凑而成,所引古书计有《尚书》《礼记》《孝经》《大戴礼记》《孔子家语》《荀子》《老子》《庄子》《法言》《新论》《史记》《资治通鉴》,以及苏轼、司马光散文,旨在阐释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又,西夏类书《圣立义海》^②,以“天”“地”“人”三才次第排列,每类内收词语若干,并有注释,其卷五所述诸多慈孝节义故事则自中原古书辑译。

①原件 1909 年出土于黑水城遗址,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全书照片见《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142-154 页。全文汉译及考证见聂鸿音:《西夏文德行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 年,第 132-149 页。

②原件 1909 年出土于黑水城遗址,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全书汉译及研究见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 年;俄译及注释见 E. И. Кычанов, *Море значений, установленных святым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Центр «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 1997。照片再次刊布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0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第 243-267 页。

如所周知,西夏从建国开始就组织翻译汉文佛经,但一直到夏仁宗时期,并没有完成整部汉文《大藏经》的翻译,其中佛经中的“忏传”,或“经解、注疏”等并未及翻译,直至仁宗才开始进行补译和校译工作。据孙伯君考证,直到桓宗末年(1206)前后在罗太后的主持下,整部《西夏文大藏经》得以编订完成^①,或许 ИHB. № 7979 号这部西夏草书佛经“忏传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不同的文献中摘取编撰而成,时间大概是在 1139 年至 1206 年。

西夏文佛经也像汉文“大藏经”一样,在卷首标有《千字文》帙号,ИHB. № 7979 号佛经的三个摘抄本都保存有帙号:《迦叶问经》帙号为“泽”(𐌆 re-wr¹),《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经》帙号为“艺”(𐌆 kjur²),《庄严论》帙号为“国”(𐌆 low²),说明西夏时期曾完整翻译了这三个本子,这三部佛经也曾被编入西夏文《大藏经》中。尤其是“国”(𐌆 low²),孙伯君依据《月月乐诗》,指出该词是勒尼语,非党项语^②。并且,该文献中也出现了三部经的简称,说明西夏人对这三部佛经并不陌生。只是我们在西夏文献中暂未发现这三部佛经的完整版本,而本文的释录为这三部佛经西夏文本的首次出现,为西夏佛教增添了新的文献品类。

【作者简介】王龙,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西夏佛教文献及文献语言学。

①孙伯君:《西夏文〈大藏经〉“帙号”与勒尼语〈千字文〉》,《文献》2020年第5期,第84页。

②孙伯君:《西夏文〈大藏经〉“帙号”与勒尼语〈千字文〉》,《文献》2020年第5期,第80页。